

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
布爾什維克黨為
爭取農業集體化而鬥爭



特拉貝慈尼考夫著

何思源譯

中華書局出版

Борьба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за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ю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сталинской пятилетки

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
布爾什維克黨為爭取農業集體化而鬥爭

何思源譯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自十月革命至新經濟政策結束期間，蘇維埃政權是「建立在兩個對立的經濟基礎上」的，即「一方面建立在消滅資本主義份子的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上，另一方面建立在產生資本主義份子的細小個體農業上。」而「當我們還沒有把農業奠定大生產基礎時，還沒有把細小農戶聯合成巨大集體農莊時，蘇聯國內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是一切可能危險中最實在的危險。」(斯大林)本書就是論述聯共(布)黨一九二九以後的十年間如何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完成了蘇聯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事業，其中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當時如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過火偏向與如何掌握正確的列寧斯大林的原則，如何制訂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辦法並付之實施等等，都有詳盡的說明。這一切，不消說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寶貴的蘇聯先進經驗。

* 版權所有 *

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 布爾什維克黨為爭取農業集體化而鬥爭

◎定價人民幣一萬四千九百元

譯者：何思源

原書名 Борьба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за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ю сель-
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годы пер-
вой сталинской пятилетки

原著者 С. Трапезников

原出版者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原書出版年份 1951年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總經售：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編號：16034 (52.11,京型,25開,135頁,195千字)

1954年1月3版

印數(滬)6,001—12,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譯序

這本書主要敘述蘇聯社會主義農業改造時期，即集體化運動與集體農莊建設時期（一九二七—一九三二年）布爾什維克黨鬥爭的經過。

自十月革命以至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這十年中，「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建築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築在巨大而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散漫而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基礎上」；若長此下去，不只能成功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且「整個國民經濟有完全瓦解的危險」。蘇維埃政權和布爾什維克黨在斯大林英明領導下，在工業上準備了十年，實行新經濟政策作適當的退却，到了一九二七年組織了一個轉變，向資本主義份子、富農們，實行全面進攻：由小規模的落後的個體農業轉變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公共集體大經濟，由簡單的合作制進到土地共耕制，進到農業機器站，進到基於新技術的農業勞動組合和現代的集體農莊制度。這樣解決了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革命中最困難的問題，用農業集體化和機械化的方法，解決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民集體化的運動，依靠貧農團結中農的政策，消滅了最後而人數最多的一個剝削階級——富農階級，奠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堅固基礎；然後蘇聯才穩步地逐漸走向共產主義。

本書敘述蘇聯在這十年中如何在理論上經濟上準備這個轉變，如何戰勝右傾機會主義、「左傾」冒險過火份子以及一切歪曲黨路線的行爲，如何戰勝反映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各種理論與學說，如何消

滅了富農階級的公開抵抗與暗中破壞，如何克服小農經濟的落後性和小生產者的狹隘觀念，如何由簡單的合作制進到土地共耕制，進到勞動組合，進到大集體農莊制度，如何以城市領導農村走向社會主義，如何發動工人階級領導農民走向集體化，如何完成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結合；在集體農業建設的過程中，如何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如何加強社會主義組織勞動原則，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勞動報酬和勞動計算制度，如何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農民和培養積極份子，如何組織生產提高收穫和改組黨部佈置幹部以適合生產分工，最後如何克服集體農莊建設中的命令主義、事務主義，如何反對盜竊、侵佔、浪費公有財產。

這一切都是布爾什維克黨爲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不可分離的部分，這是全世界歷史上唯一的寶貴經驗，這是蘇維埃人民數十年來經過嚴重困難，付出很大代價而得到的正確道路和鬥爭方法。在此階段中，所有黨內的偏差和歪曲，所有內部反黨集團和份子，所有黨外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學說」，都因爲當時蘇聯還有個體農業經濟，資本主義成份還有力量，在農村中還存在着可以產生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而存在着。所以這個時期也是布爾什維克黨爲保衛列寧路線而鬥爭的嚴重時期。到了一九三二年以後，集體化運動勝利了，挖掉了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根蒂，於是蘇聯農村經濟完全改變了面貌，城鄉矛盾消除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穩固了；因而，黨內黨外的一切錯誤和謬論才最後被克服了。

我國經濟原來落後，個體農民經濟普遍存在，工業還不發達，還不能以供給大量農業機器的方式領導農民實行集體農莊制度。但是，毛主席早已指出了個體農民逐步集體化的道路。這首先，一九三

四年，毛主席在「我們的經濟政策」論文中，已提出組織「勞動互助和耕田隊」的口號；在延安時，毛主席也同列寧一樣，指出農業合作的重要性，他曾說：「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羣衆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在農民羣衆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勞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這樣，毛主席已經爲中國目前農業經濟的發展指出了方向，爲個體農民經濟尋找出達到集體化農業經濟的各種過渡形式——各種類型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組織。

全國解放以來，各地農業互助合作組織頗爲發展，也正如蘇聯的初期一樣，表現爲各種不同形式的農業組織，如北大荒的集體農莊、金時龍農業生產合作社、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各式各樣的互助小組等。雖然我國集體勞動的歷史不久，但是發展速度却是很快，所以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五日政務院「關於一九五二年農業生產的決議」中，已根據全國各地現有的發展情況，規定走向集體化的初級步驟：

「在全國範圍內，應普遍大量發展簡單的、季節性的互助組；在互助運動有基礎的地區，應推廣常年定型的、農副業結合的互助組；在羣衆互助經驗豐富而又有較強骨幹的地區，應當有領導、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這是根據中國具體條件和農民的實際要求而規定的三個步驟，我們必須大力進行，以引導農民認

識集體勞動的必要性，爲將來集體農莊運動準備條件，爲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

我國農業合作組織雖已有良好的開端，但是戰勝小農生產的私有制心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重工業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時候，我們還須要長期堅定的鬥爭。所以，我們不能不注意研究蘇聯的先進經驗，尤其在掌握政權領導農民的工人階級，須要根據蘇聯的寶貴經驗和各種鬥爭方法，準備領導我國農業集體化的運動，結合城鄉，鞏固工農聯盟，以加速我國農業集體化的過程。

目次

譯序	三
導言	九
第一章 黨爲準備農村大轉變而鬥爭	三三
第一節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農村基本羣衆走向集體農莊道路的大轉變	三三
第二節 羣衆性集體農莊運動的開始	六九
第二章 國內主要產穀區全盤集體化的勝利・集體農莊運動更進一步的發展	九二
第一節 從限制富農份子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九二
第二節 爲反對在集體農莊建設中歪曲黨的路綫而鬥爭	一一三
第三節 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論集體農莊運動和農業經濟的高漲	一三八
第四節 蘇聯最重要產穀區域集體化的成功	一四七
第三章 農業經濟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的任務	一六七

第一節	一九三二年——農業經濟改造時期的最後一年·····	一六七
第二節	黨和政府爲從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而採取的措施·····	一七七
第三節	集體農莊制度在鄉村中的勝利·····	一九一
第四節	集體農莊制度進一步的鞏固和繁榮·····	二〇七
結論	·····	二四〇

導言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爲農民、爲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指出了新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它不只爲勞動農民帶來政治的和經濟的解放，並且給予農民大量的物質財富。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日，第二次全俄兵工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土地法令」。蘇維埃政權的這個偉大的法案，規定迅速而無償地廢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把地主的、貴族的和寺院的土地，無代價地交給一切勞動農民使用。

蘇維埃政權沒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即實行一切土地的國有化。一切土地、水流、蘊藏、森林變成了國家的、全民共有的財產。因此，斯大林同志曾說：「十月革命消滅了土地私有制，消滅了土地買賣制，確立了土地國有制。」^(一)

由於實行了土地法令，蘇聯農民由蘇維埃政權那裏無代價地得到了一億五千萬俄頃土地。此外，農民並得到了大量的以前屬於地主和其他剝削者的牲畜、農具和農業的建築物。

蘇維埃政權取消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所掌握的「農民土地銀行」的十三億盧布的農債，並免除了農民每年必須繳納的五億金盧布的地租。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農民得到了這樣巨大的物質收穫，對於按照新的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發展的農業經濟，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爲這便利了千百萬農民由小的個體經濟過渡到大規模集體經濟的轉變。

從蘇維埃政權成立最初幾天起，在農村中已經產生了新的、人類社會前所未見的社會主義的農業形式——農業公社、農業勞動組合、土地共耕協作社及其他農民的合作組織；這些在當時雖然爲數不多，但是，這是農村中有遠大前途的社會主義萌芽。列寧把農村中這種合作組織看做是農村社會主義發展的開始，認爲是有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意義的。

布爾什維克黨是有力量的，因爲它在政治鬥爭中，在實際活動中，以前是現在也是，忠實地依靠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的。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才能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才能確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道路，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鬥爭道路。有了馬克思列寧思想的領導，我們的黨，列寧和斯大林，規定了農業經濟發展的規律，農村中階級鬥爭的規律，無產階級的農民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的道路。

列寧在他的「論合作制」、「日記摘要」、「論我國革命」、「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經典著作中，曾闡明他的天才的合作制計劃，認爲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整個計劃中的不可分離的部分。偉大的列寧合作社計劃主要是聯合數千萬農民大眾來參加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事業。斯大林同志曾說：「列寧在他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指示說：我們俄國的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即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於農業，

起初灌輸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去發展。」〔二〕

托洛茨基——布哈林派賣國者即在列寧生前已經進行反對合作計劃的鬥爭，他們盡力否認在蘇維埃國家的條件下合作制的作用和意義。這些列寧主義的敵人盡其所能地曲解蘇維埃合作制的政治實質，以爲是營業性質的資本主義組合的企業，因而與資本主義國家條件下的合作制沒有區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份子否認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內勝利的理論，反對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大衆間的政治同盟，當然他們顯露了其反對在蘇聯建立合作制度的態度。

列寧無情地揭破了那些對蘇聯合作制的反動的資產階級觀點。他號召全黨要深入地認識：在蘇維埃國家條件下，合作制具有特殊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意義，可以發生與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全不同的作用。在斯大林同志稱爲列寧的政治遺囑的「論合作制」的論文中，列寧曾說過：「同樣無疑的，在我國現時的實際經濟環境中，當我們把私人資本企業——但不是別的，而祇是在公有土地上，在屬於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監督下的那些私人資本企業——與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無論生產資料或用以建築企業房屋的土地以及整個企業都屬於國家）結合起來時，就發生了第三種企業的問題，亦即合作企業的問題，這種企業，從基本意義上說來，以前從來不是獨立的。」〔三〕

列寧指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合作社是資本主義的組合機構。那裏合作企業與個別資本家的企業只有形式上的不同，實質是一樣的。在蘇維埃國家條件下，合作企業的性質和內容是與前者完全不同的。

當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廢除了並轉屬於社會主義國家時，合作企業在實質上是與社會主義企業相同

的。所以列寧指示說：「在我們條件下，合作制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符合的，……現在我很有理由地可以說，單純的合作制的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2〕

列寧教導說，在蘇維埃條件下，合作制是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一環，因爲它能影響農村居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所有最重要的部分。在蘇維埃國家條件下，消費合作社因爲掌握着商業流通程序，可以鼓勵農民大衆積極地自覺地參加商業合作的業務，可以給他們一種蘇維埃商業的技能，可以喚起農民認識大家參加合作社的利益，可以養成集體管理和共同檢查的習慣。

列寧曾說：「……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下，在無產階級戰勝了資產階級的階級勝利條件下，進步的合作社的制度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制度。」〔3〕

經過最簡單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組織，農民認識了聯合的力量、集體的力量，並且因此準備了自己參加合作組織的更高生產形式——集體農莊，在那裏主要的生產資料是共有的，農業作物是集體耕作的。列寧說：「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的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4〕

實現列寧的合作制計劃是與解決兩個最重要的任務相聯繫着的——即與鞏固蘇維埃國家機構和提高勞動農民大衆的文化水平這兩個任務相關聯着。

第一個任務是蘇維埃國家機構應當是最經濟的組織，應當把國家機構做到真正民主化。對於黨，

要求握緊國家機構，還要更多地吸收工人和農民參加管理行政業務；這樣應當使蘇維埃的組織更爲靈活，在勞動大衆中發生更大的影響，得到更大的威信。列寧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最初幾個月曾寫道：「而具有組織才能的人物在農民和工人階級中是很多的，這些人才現在剛剛認識自己的才能，醒悟過來，投身於生動的、創造性的偉大工作，獨立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六〕

同樣銳敏地，列寧提出關於提高農民文化水平的問題，關於使農民大衆完全合作化必不可少的農民集體精神的教育問題。列寧說：「第二個任務是農民階級的文化工作。農民的文化工作，其經濟目的即爲實行合作化，在完全合作化後，我們才能安穩地站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但是這個完全合作化的條件……若沒有整個的文化革命，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六〕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資本主義的復辟者認爲，這樣落後的農業國家，如俄國，那裏小生產的農民佔主要地位，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列寧嘲笑並堅決地反駁他們。爲了堅決地打破這種荒謬的資產階級主張，列寧曾說：「如果說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準（雖然誰也不能說，這個一定的『文化水準』究竟怎樣，因爲它在西歐每個國家都不同），我們爲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爭取造成這個一定水準的必要前提，然後就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走向前去追上其他各民族呢？」〔六〕

只有依靠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權，依靠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黨才有可能於短短的時間內實現，實際上已經實現了，農村中的真正的文化革命，把農民大衆帶領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

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城市的發展之下，我國的合作事業穩步地上漲起來，因此，就產生

了城鄉之間的社會聯系和相互關係之新的政治和經濟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城市對於農村的領導作用日益加強，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業經濟間的交流更爲鞏固起來。城市不只能把農村吸引到自己方面，並且可以領導它按照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列寧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城市所給予農村的，乃是在政治、經濟、道德、生理等方面腐化農村的東西。在我國，城市却正開始給予農村以恰恰相反的東西。」〔10〕

合作化的最偉大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是黨藉此而成功地把農民的個人利益與國家的公共利益結合在一起的一種方式。

因此，合作制度，作爲農民羣衆組織的經濟形式看，是使農民羣衆轉變到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中去的一種簡單的、輕快的、容易瞭解的、易於接受的方法。由於農民自己積極地自覺地參加合作社的建設，農民便學習了建設社會主義，並且認識了，建設社會主義在實際上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在農民羣衆的合作化中，列寧說：「有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因爲我們現在找着了把私人利益、私人營業利益與國家對這利益的檢查監督二者結合起來的標準，即使私人利益服從全體利益的標準，而這點在以前許多許多社會主義者說來，是不可解決的難題。」〔11〕

列寧教導說，只有在無產階級國家和工業城市全面地不斷增加地給予物質上、財政上、組織上和文化上的幫助的條件下，農村中合作制度的建設才可能按照社會主義道路向前發展。列寧寫道：「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必須要有相當階級的財政幫助。……現在我們所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對於這一點我們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12〕

對於在蘇維埃國家條件下合作制的特別作用和意義，列寧的天才說明指出了農村社會主義發展的偉大遠景，並闡明了黨為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道路。

列寧在他的合作化的計劃中所提出的主要原則是怎樣的呢？

在那裏，列寧首先提出原則中的明確而深刻的論據，就是我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有了一切必需的和足夠的東西。但是沒有克服困難的鬥爭，沒有爭取勝利的長期持久的鬥爭，社會主義的勝利不會自己來到的。所以實行列寧合作制計劃的主要條件，是從各方面鞏固以共產黨為領導、工人階級起主要作用的工農聯盟。列寧說：「工農聯盟才給我們造成蘇維埃政權，那裏是蘇維埃政權的力量所在，那裏是我們成功的保證，是我們最後勝利的保證。」〔三〕

列寧認為，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共同的基本的利益，爲了從資本主義和地主階級的壓迫中求解放的共同鬥爭，這是工農聯盟的基礎。所以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得到政權的工農階級應當在堅固的聯盟下共同爲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

無產階級，作爲最先進的眞正革命的階級，既得到了政權，建立了自己的專政，首先要掌握有力的武器無情地鎮壓剝削階級，把革命進行到底，進行到共產主義最後的勝利。

爲了解決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工人階級應當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進行大規模的組織的、經濟的、羣衆政治的和文化教育的工作，以求更進一步地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加強並鞏固自己的專政，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把農民基本羣衆結合到自己週圍。列寧說：「我們努力建成的國家，是要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於他們的信任。」〔四〕

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聯合貧農，於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了資產階級，成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在自己的政治統治時期，工人階級有了自己所領導的與農民羣衆的聯盟，自然能夠並應當保證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以及建設社會主義大廈。

列寧合作制計劃是根據社會主義工業的全面發展，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作爲所有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包括農業經濟在內，這種偉大的歷史任務，只有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才能解決。工人階級獲得了政權，用自己的力量管理國家行政，集中所有的物力人力以求把自己的國家轉變爲強大的工業國。

在國內戰爭時期列寧已經提出國家電氣化的計劃，這和合作制計劃一樣，同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整個計劃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電氣化計劃是布爾什維克黨爲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的主要項目。列寧說：「只有國家達到電氣化的時候，只有在工業的基礎上，農業和運輸以現代大工業技術來進行的時候，我們才能有最後的勝利。」〔二五〕

列寧預見到蘇維埃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時必須克服的重大困難。蘇維埃國家沒有任何外界的幫助，並且每一步都遭遇到包圍着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對，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我國自沙皇時代承繼下來的經濟落後性，盡其所能地剝奪我國家的獨立資格以求達到其侵略的殖民的目的。列寧有鑒於此，所以對黨提出了動員所有內部的力量和資源來加速完成我國工業化的任務。他說：「我們要保持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就必須在我們國家裏以極嚴格的節約辦法把任何一點儲蓄都保存起來，藉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加緊開採泥炭，完成瓦爾霍夫水電站等等工程。我們的希